

食事



冬瓜糖年年甜

□陈德进

日子挨到大过年大过节的,闽南山乡人势必吃上一口冬瓜糖。用自家种的冬瓜制作些,或者干脆到集市上买些。年年岁岁里,很多山乡人信奉着“艰苦头、快活尾”,他们有苦自己扛,习惯把生活里的苦楚,隐藏在手上、皱纹里、鬓发间,不多言也不表露;待到年节之际,就要摆好一碟冬瓜糖,向桌旁的亲朋好友,畅谈往一整年的甜蜜打算,期待未来生活甜甜蜜美。

我亲眼见过远房亲戚林伯制作冬瓜糖的一些场景。若说所需主料,仅冬瓜、白砂糖而已,再寻常不过了。林伯总是早早备好那种老冬瓜,再从集市买回来些白砂糖。

林伯常忍不住唠嗑,看起来表皮挂霜、瓜肉紧实的冬瓜,切起来才干脆利落。他干起活不疾不徐,一大早悠悠地切瓜出条,再悉心浸入按比例调配的可食用石灰液里。

日头挪到黄昏,瓜条即折即断,林伯再将其放入清水,花一天时间,来回换个两三趟水。瓜条愈发清亮之际,林伯将之放入大锅沸水里,烫个五分钟,旋即出锅、摊凉,再浸凉水发酵。

又是大半天,林伯见水面起泡,便麻利地捞起瓜条沥干,一层瓜条一层糖,垒出白花花的方阵。糖体融水后,便一同倒入热锅中,适时翻动,先武火、后中火、转小火,直到水分消失殆尽,糖和瓜你融我合……但见新鲜出炉的冬瓜糖,瓜条身裹白霜、条体晶莹,未尝清甜味,唇齿已

生津。在闽南山乡人的认知里,平日那些条块规整、清如淡玉的冬瓜糖,能消解生活中种种的苦。人的一生有太多苦,如果有冬瓜糖可以拿来安慰、犒劳,那么,再揪心的事,皆可一化解,再难的日子,也能云淡风轻起来。

新生儿呱呱坠地,山乡人家并不急于喂奶,而是先取冬瓜糖泡水,再一小勺一小勺地喂养,用那一缕质朴的甜,及时安抚着、悉心呵护着。

伴随娃娃长大,难免碰上头疼脑热的。遇到这种情况,就要被大人拉到药铺里头,让老中医把一把脉,抓上几服中药。一小碗熬好的药汤,荡漾着黝黑的波纹,药香浓烈呛人,绝对是山乡娃的梦魇。若娃娃乖乖配合,端汤眯眼,一饮而尽,那么,一条冬瓜糖,就是奖赏。若不肯

配合的话,必被大人揪来,捏了鼻翼,把药汤灌了下去,这时候塞进嘴里的一块冬瓜糖,就只能算是弥补了。

逢家有喜事,也是必吃冬瓜糖的。送往女家方的“盘担”中,要装入冬瓜糖,和各色甜食一起叠盘成担。女儿出嫁途中,要备好冬瓜糖在轿上、车上,以便沿路分发;待到婆家,一干亲朋好友围聚吃新娘茶,新娘则会端茶盅,奉上冬瓜糖水当茶待客,赢得“吃甜甜、生双生”的期许。闽南山乡人常说“未富不急起厝、不急娶媳妇”,说的是,家中不够富裕就不着急建房子、娶老婆。一旦送出冬瓜糖,迎来了新媳妇,往后生活必将要更加吃苦卖力,才能够顶天立地撑起一个家来。

一小块凝结糖霜的冬瓜糖,甜丝丝地贯穿了闽南山乡人的一生。



每日佳句 年龄只是符号,把生活调到你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不可复制的美好。



腊月十六尾牙

明日是腊月十六尾牙。尾牙是商家一年活动的“尾声”,也是百姓春节活动的“先声”。

泉州做尾牙的习俗由来已久,清·乾隆《泉州府志》记载:“腊月十六日:商贾皆祭土地神,牲醴极丰。”清·道光《金门志》记载:“十二月十六日,商贾各丰其牲醴以祀土神;晚宴亲朋,谓之‘尾牙’。”

至于为什么叫“做牙”,有多种说法。一说闽南语中“牙”与“个”同音,“做牙”即指土地公的第九“个”祭拜日子。二月初二为“头个”,腊月十六为“尾个”。还有是“牙商”说,古时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收取佣金的“中人”(经纪人),被称作“牙”,这类人群会举行“牙祭”,祈求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头牙”之时,农民祈求来年五谷丰登,起始春耕;“尾牙”之际,商家、厂家常为犒劳员工一年辛劳,设席酬谢。旧谚有云:“吃头牙摸须须,吃尾牙面忧忧。”说的是东家往往于此宣布雇员来年是否续聘。

尾牙作为一年中最后一次“做牙”,过了这一日,便意味着平安度过一整年,因此也被视作一种福气,闽南有“尾牙吃欢喜”的说法,满含感恩之意。



闽南冬日

□王邦尧

常人想着冬日该是银装素裹、寒天冻地的,甚至对着“冬”字都要打一番寒颤,但那应该是北国冬天的意象。闽南的冬日,还是颇有可观之处的,并不那么拒人千里。树木多并不落叶,连因霜而红的都少,终年是碧绿青苍的;不过冬日的树绿得寒郁一些,沉稳一些,是有所收敛的,不像春夏绿得要流油、欲跳跃跃的。偶有几种要落叶,诸如乌桕、苦楝、柿树,虽筋骨毕现,一树干净,并不显肃寒,倒是一番清傲,骨格俊逸,有几分骨气似的。映着苍蓝苍蓝的天,别有一番清美。

野花草到处都有,除了山野芒草开着黄褐色毛茸茸的穗状花,路畔芭茅成片开花白茫茫,还有水边芦花飘着白絮,有一点动人的苍茫萧瑟之感外,草木依然是峥嵘生长的。虽也是敛着气、休整待春的样儿,连像芦花一样柔软如毛的白茅花,一枝一枝散开在草地上,寒风里曼妙地摆动,亦不觉得凄寒,只觉得如梦如幻。究根结底,是因为天气并不那么寒冷,不至于冻得人人生出绝望,抵御寒冷之余还有一点温情可供赏。牵牛花蔓延满地,蓝的紫的十分惊艳,连没有无情之人亦不免要发一番感叹。我原是贪爱那蓝紫色,想折一段回家栽种,但担心家里的地盘拘不住它旺盛的生命力,会令它恣肆得乱了章法,也就作罢。它原也只适合在广阔天地里吸风揽月,不适合拘于一地、苦谋出路。

南国的冬日,最棒的还是在乡间。农忙已过,人们较有余闲。有太阳的白日,常有一群人不论老少,聚于门前,边晒太阳边泡茶说闲话;老爷爷、老婆婆坐于墙根向阳处发呆打盹,一只猫或一条狗卧于脚畔,沉沉熟睡,仿佛时光业已停流。冬日农闲休憩,故只有冬日才能常见这番情景。

最动人情怀的,是冬夜里的各种声响。因有各种节日和诸般喜庆,那些热闹,不适宜远处来听,可若从远处遥遥传来,便是另一番感受了。有人正喜气洋洋地过着日子,令人心生一番向往与遐想。躺在床上梦回,迷糊间听见琴箫琵琶、三弦二胡还有锣鼓钹鼓,咿咿当当、呜呜叮叮地响着,夹着南曲的咿呀呀呀,继续徘徊,疑似梦幻。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袭来,令人裹紧被窝,渴望真实的温暖,再沉沉睡去。清晨醒来,如黄粱一梦,这其实是我青少年时经历的事了,可无论时光如何流逝,闽南的冬夜,我永远会记得午夜梦回的听曲,像柳梦梅闯入丽娘的梦境,像庄周的晓梦蝴蝶,真假难辨。浩浩的时空如此之大,冷寂的寒夜如此之暗,中心还有一点光,光里有个小小的我拥被睡着,四周丝竹南曲渺渺环绕,如烟一般的声浪流动,无光无辰,无生无死,无忧无惧,无荒地老。

这便是我记忆里最美的冬夜,冬日里最美的回忆。因有着很多这样的冬夜,冬,便变得没那么难熬了。

我知道,这热闹的冬日,是一年辛劳之后的犒赏,是休憩,亦是酝酿,而我因着这些美好的回忆,等候春来的日子,便不觉得漫长了。



望春风

□林秋蓉

当小刺嘴莺扑扇灵动羽翅吐出一个个湿润青翠的词句两列动车穿过隧道背道而驰响彻山谷的鸣笛声如时光挥动长长的银鞭赶着落日入园

隐藏在林间的声声布谷点缀柔荑微醺的眼眸牛犊驮着婉转鸟啭反鸟露珠的沁凉芬芳

春风翻山越岭跋涉而来时刺桐花已开满枝丫

灼灼红花如同光明之城的印章为阖家午夜燃亮希望的火炬将那爆竹炸开年的豁口照得亮堂堂



全家福

□柯平均

拍全家福照片,是一件很幸福的大事,在过去,也是一件很稀罕的大事。

1981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为儿子办周岁生日宴。恰逢当新闻干事的战友也探亲在家,他来我家探访,看到虎头虎脑的孩子,就找来一个大南瓜当道具,将孩子放在南瓜旁,拍下了我儿子人生的第一张照片。紧接着,在老房子后面,以一片稻田为背景,为我们全家拍下了第一张全家福。

那时,我的父母亲健在,六十多岁。他们穿着黑布上衣和裤子,上衣是对襟的,纽扣为布艺制成的中国结样式,裤头不系皮带,而是用同样黑布缝成的布条捆腰。哥哥和嫂子、我和爱人站在后排,母亲抱着我儿子坐在第二排。哥哥嫂子的儿女坐在前排。这张全家福保留至今,是三代人唯一的一张合影,每每翻看,都倍感珍贵。

照这张全家福的两年后,父亲因病离世,我的爱人和孩子随军到了部队。

多年后,我转业回家乡的这座小城,都没有动过照全家福的念头。

儿子成家后,爱上摄影,便买了一部单反相机,时常拿出来摆弄。

十年前的一个除夕,儿子刚好不用值班,便提议利用难得的节假日,回老家吃团圆饭后,拍一张新的三代人的全家福。这一提议得到全家的响应,哥哥嫂子的两个儿子连同第三代,我们一家三代,在福建的老屋门口,留下了新的全家福。

就这样,连续几年的除夕,只要儿子不用到单位加班,我们都会提前告知哥哥他们一大家子,不约而同地在除夕中午吃团圆饭、拍全家福。这成了我们大家庭的一件幸福的大事。

再后来,因为两件事,我们中断了拍大家庭全家福的惯例。一是儿子连续几年的除夕和大年初一,都要在单位值班备勤。看到儿子在星光下的高速公路出口处站岗值勤的照片,心中获得一种

慰藉。第二件事是在四年前,我们敬重的嫂子病故,拍大家庭全家福的惯例按下暂停键,家人再提起。

与哥哥一家拍全家福的事暂停后,我们便趁儿子春节期间在家时,拍我们小家的全家福。我们和儿子儿媳、两位孙女一起,欢欢喜喜地合影留念。

利用重大节假日拍全家福,成了我们家不成文的惯例。第一阶段有我的父母人镜的全家福,是对过往的追忆,让人感念早年能留下这张全家福的不易;第二阶段与哥哥一家的全家福,是体现兄弟姐妹之间的和睦亲情;第三阶段的小家全家福,是新的三代全家福,也是对家庭美好未来的期待!愿天下的所有家庭,家家幸福。

回首

犁田记忆

□涂国芳

立春悄然临近,撩起了我心底尘封的犁田记忆。

忆起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早春,春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我披着蓑衣,用锄头当扁担,一头挑着喂牛的青草,一头挑着铁犁和煮干饭的铝锅,手执竹枝,赶着

一头喂饱的黄牛犊往田间走去。

那是我第一次学犁田。选一块水田先练手。下了田,我套好犁铧和耕牛,就来个下马威,大力抽了牛屁股一竹枝,大喊一声“嗨——”,大黄牛吓了一跳,撒腿就跑,我翘起一下,差点摔倒在田里。

怎样犁呢?我心里没谱就瞎琢磨,横竖是把整坵田表面泥土犁一遍,所有杂草盖在泥土里就行了。于是,我赶着牛扶着犁,由外而内绕圆圈,等同画一个同心圆,随着泥土一股股向外翻卷,田里的圆圈渐渐变小了。

上午10点半,肚子有点饿,大黄牛也疲惫了,速度慢慢降下来。这时候,一只只牛虻围着上来,专叮牛眼睛、屁股和腹部。大黄牛被打得,烦躁不安,就不按我的指挥去犁圆圈,大尾巴不停地甩打身躯,弄得我劈头盖脸沾满

泥巴,浑身湿漉漉,眼睛都不敢睁开。我只好暂停下来歇息片刻,跑到小溪里洗洗,又再犁起来。当圆心直径只有10米时,大黄牛因为频繁转身,越发不满,牛眼睛瞪得大大的,怒视着我。我就停下来,干脆用锄头把那个圆心挖完了。整坵田的泥土成了烂泥浆,看不到半根草。近11点,那坵田终于犁完了。

这时候,雨停了,灰暗的天幕逐渐掀开,露出一片澄蓝色。田边山坡上的杉、竹和灌木从湿漉漉的,悬挂的水珠不断滴下来。两三只八哥飞来了,停歇在牛背上,飞上飞下,啄食一只只牛虻。

我又犁完三块梯田,就让牛去吃草,自己开始煮干饭。二叔正好从这里经过,看到我犁的水田一片稀巴烂。“哎哟,我的小祖宗,你是捣泥浆还是推石磨?”他笑着说:“你这样犁,吃力不讨好,人累了牛也辛苦。来,听我说一下……”他走到田边,拿着一根木棍在地上画着,指着一坵田耐心教我犁田的方法:“犁田要从外往里犁,泥土向外翻,再转头从内往外犁,泥土向内翻,一阴一阳合成一垄,过几天后,还有一次翻犁……”他讲了两遍,我才大体掌

握犁田的方法。

二叔还教我怎样对付牛尾巴,只要将牛尾巴的长毛编成小辫子,然后用草捆成一个圆髻,它怎么摔打也不会带起泥巴和田水。

吃过午饭,我将牛赶上山,让它自由地走走,吃吃草。我自己在山上挥手踢脚,放松放松,再找几根春笋,剥去笋壳,装在铝锅里,后来在一棵松树下找块较为干燥的地方躺下,闭着眼睛做起了美梦。

下午,我神清气爽,倍感舒畅,按二叔教我的方法犁田。吃饱喝足的牛也精神抖擞,自动按顺时针的方向走过去,逆时针的方向走过来,真是“老马识途”,省力了,快捷了,顺心了……只见泥浪翻卷,水花四溅,我的心也乐开了花。

此后,我不怕犁田了,甚至喜欢独自一人去犁田,右手牵着缰绳命令耕牛向前退后,左手拿着竹枝挥舞吆喝,有时对着青山唱歌,有时对着绿水沉思,不拘束,挺自由!



(CFP图)



(CFP图)



落羽杉

□黄景波

假如给冬日以颜色描绘在画布上,那素白想必当选。但当看到落羽杉在山野中灿然生辉,我便萌生了其他想法,冬日也可以是浪漫的色彩。

这是森林公园里的一片落羽杉,它在满山苍翠的乔木间格外独特。羽毛状枝叶犹如浴火的飞翼,瘦削的枝干则显得挺拔秀美。它像一首宋词,静处山野铺开书卷之上,历经着季节的吟哦而韵味无穷。这山野寂寥的风,仿佛只是浮世百年之间不值一提的轻叹,落羽杉清瘦的身姿轻摇,晕染出一道褐红色的旖旎景致。

落羽杉生于北美,如今扎根中国。这来自异国他乡的树种,年轮里藏着一段段地理迁徙与文化交融的记录。何时它旅居于古老的东方?何人最先被它惊艳?

站在它面前,我不由浮想联翩。抚摸着树皮,这沟壑般的质地讲述着不同城市的记忆。

我深深呼吸,感受着大自然独一无二的疗养,享受片刻的宁静。想起苏轼在《赤壁赋》中写道:“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那么,从苏轼的角度看来,欣赏大自然的风景,不仅是邂逅的体验,更是带有几分天赐良机的收获了。这种清欢无处不在,明代徐霞客在群山环抱之间坐了下来,“兀坐听雪溜澗日”,倾听积雪滑落的声音。我想在雪色晃眼之余,惟他听到了雪动的声音,在那寂静的山岭,雪声仿佛竟是心声了,于无人处而自鸣焉。

落羽杉灼灼其华,展现风姿。游客们循阶拾级,踏步而至山野,猛然发现天地间自有一处绚烂多姿的所在。人们在落羽杉旁边,露营、野餐、嬉戏……用相机定格落羽杉前浪漫的一幕幕,而后将照片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落羽杉虽未融进中国古代文人的书墨,但却踩在了今人审美的节拍上,以一种更为广泛传播的方式拥有了更多的诗意图。

想来人们对自然的探求是古今相同的,此时席地而坐的游客,正从一片落羽杉中获取快乐的源泉,偷得浮生半日闲。落羽杉以一抹浪漫的色彩,温柔了冬日的时光,也让每一个走近它的人,在自然的怀抱里,寻得内心的安宁与美好,这便是山野与草木最温柔的馈赠。